

雪倫

著

華文小說新一代OL心聲代言人

只是……

需要愛

「妳很堅強。」他說。

我笑著回答，「是不得不堅強。」



雪倫

著

華文小說新一代OL心聲代言人

只是

需要愛

「妳很堅強。」他說。
我笑著回答，「是不得不堅強。」



只是……需要愛 / 雪倫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商周，城邦文化出版：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，民102.01

面：公分. -- (網路小說：214)

ISBN 978-986-272-367-8 (平裝)

857.7

102007135

只是……需要愛

作者 / 雪倫

企畫選書人 / 楊如玉、陳思帆

責任編輯 / 陳思帆

版權 / 翁靜如

行銷業務 / 李衍逸、蘇魯屏

總編輯 / 楊如玉

總經理 / 彭之琬

發行人 / 何飛鵬

法律顧問 / 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

出版 / 商周出版

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9 樓

電話：(02) 2500-7008 傳真：(02) 2500-7759

blog：http://bwp25007008.pixnet.net/blog

email：bwp.service@cite.com.tw

發行 /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聯絡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11 樓

書虫客服專線：(02) 25007718 · (02) 25007719

24小時傳真服務：(02) 25001990 · (02) 25001991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9:30-12:00 · 13:30-17:00

郵撥帳號：19863813 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 email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城邦讀書花園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 / 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地址：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

email：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
電話：(852) 25086231 傳真：(852) 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 / 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 Cité(M)Sdn. Bhd.

41, Jalan Radin Anum,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(603) 90578822 傳真：(603) 90576622

email：cite@cite.com.my

版型設計 / 小題大作

封面設計 / Chen Jhen

電腦排版 /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 / 高典印刷有限公司

總經理 / 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 2668-9005 傳真：(02) 2668-9790

客服專線：0800-055-365

■ 2013 年（民 102）5 月 7 日初版

Printed in Taiwan

定價 / 200 元

著作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ISBN 978-986-272-367-8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只是……

需要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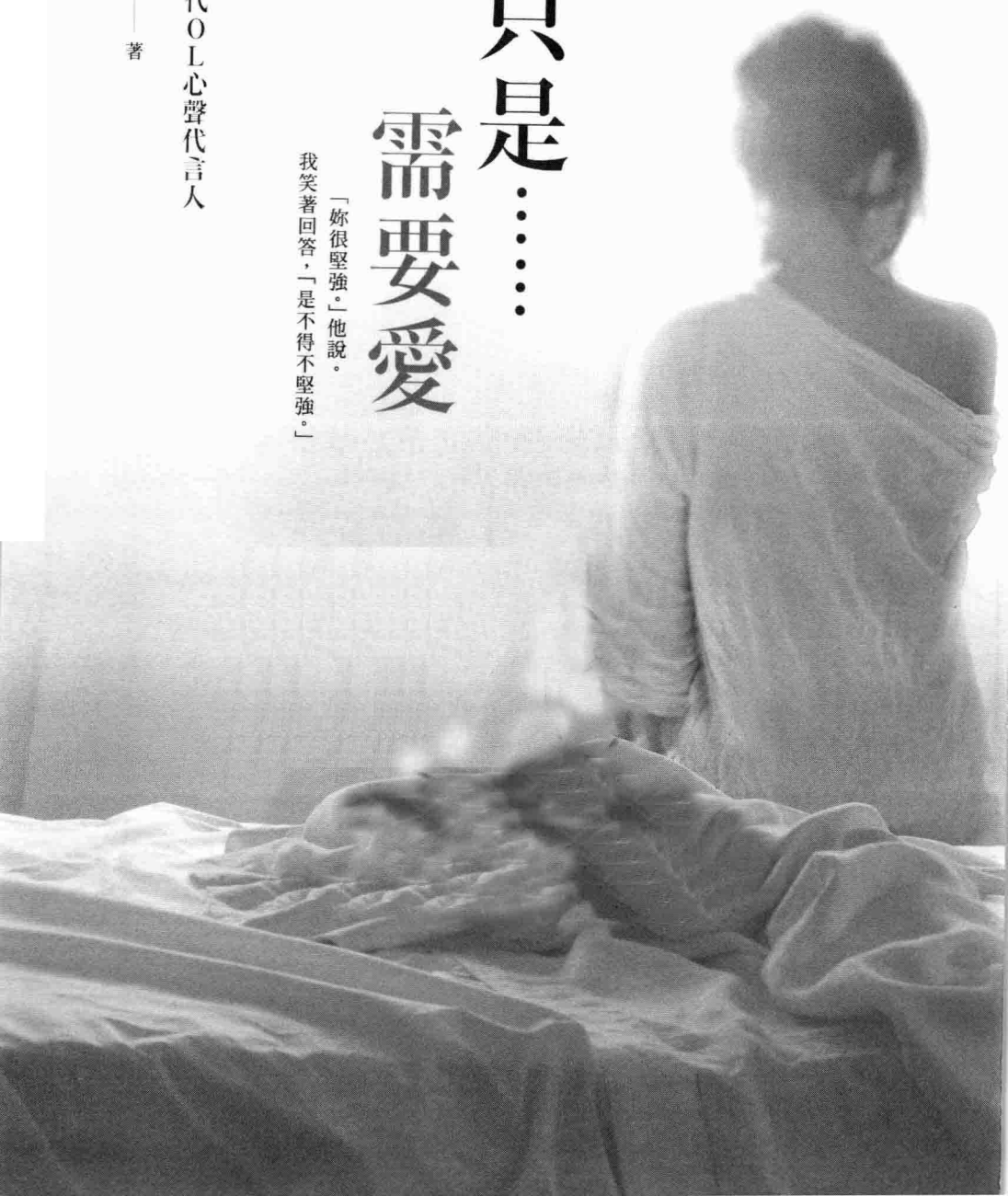
「妳很堅強。」他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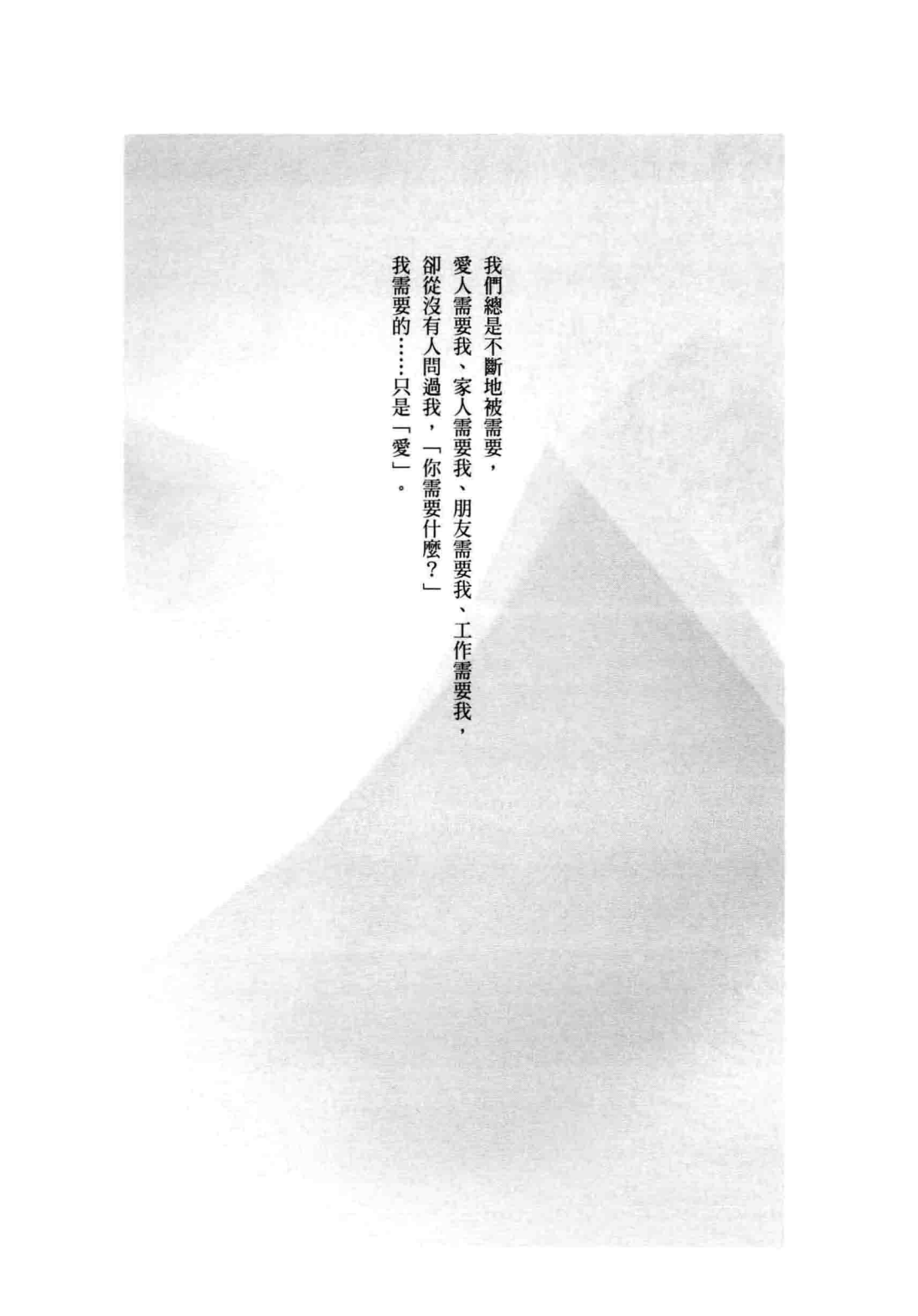
我笑著回答，「是不得不堅強。」

雪倫

華文小說新一代OL心聲代言人

著





我們總是不斷地被需要，
愛人需要我、家人需要我、朋友需要我、工作需要我，
卻從沒有人問過我，「你需要什麼？」
我需要的……只是「愛」。

第一章

愛各式各樣分了好幾種，但我們總是偏愛有難度又得不到的那一種，不爲什麼，只是因爲……這樣才夠刻骨銘心。

關於生活，看起來好像很簡單，事實上卻很困難。簡單的時候，彷彿只要照常呼吸就可以生存下去，但要維持呼吸，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

我的生活也是，只要選擇性地不去想太多，就可以簡單地過麻痺的生活，一天接著一天。然而只要那些麻煩的事忽然間冒出來霸佔我的思想，甚至連呼吸都被掌控時，我都會忍不住想問：爲什麼這個世界總是對我如此疾言厲色毫不留情？

我總是想過得簡單，它卻經常變得越複雜。

就像現在，明明只是想化個簡單的眼線，但放在腳上的手機突然震動了一下，以致於我失神了一秒，原本拿著眼線筆的手也不小心晃了三十五度，眼線才畫到一半，就這樣失控地往上飛了○·二公分。

看著在我眼皮上自由奔放的眼線，我打算擦掉時，竟發現忘了帶棉花棒。我只好把眼線加粗，化成煙燻妝。既然是煙燻妝，也只好狠狠刷一下睫毛。在我拉長人中，眼皮往下，還試著留著一道縫隙好看清鏡子裡的自己，準備開始猛刷的當下，坐在對面的小男孩突然出了聲音。

「媽媽，妳看那阿姨好醜。」他邊說邊指著我，表情十分天真無邪。

我停下動作，淡淡地看著那個小孩，不到三秒，他居然開始哽咽，躲到媽媽懷裡。附近的人也都轉頭看我，眼神好像在指責我為什麼把小孩弄哭。天地良心，我真的只是這樣看著他而已。

天生臉臭是我的錯嗎？

同事八珍常說：妳原本就長得很正經，又不喜歡笑，最好少化濃妝，免得看起來更凶。我常常反駁她，那是我的問題嗎？不愛笑又怎麼了？至少我沒做壞事，偶爾也會日行一善。比如她失戀時，我會陪她講一個晚上的話，她男友偷吃時，我會陪她去抓姦，三不五時還要陪她去算命，再安慰她算命講的都不是真的。都做到這種程度了，我死後不上天堂還能去哪裡？

那麼善良的我，只是看了小男孩一眼，他竟哭成這樣。善有善報這件事怎麼從來都

不發生在我身上？

我低下頭，整理好手上的化妝包，不管那小男孩的抽泣聲和其他人責備的眼光，我起身走到另一節車廂，決定從今以後要提早十分鐘起床，更決定這輩子再也不要再在捷運上化妝。但前提是，我要真的能夠提早十分鐘起床。

更正確的說法是，如果可以不用每天被工作折騰到那麼晚，我就可以提早十分鐘起床，我就可以不用在捷運上化妝，我就可以不用嚇到那個小孩，更值得開心的是，這麼一來，我就可以不用在公眾場合照著鏡子，承認自己天生臉臭這個事實。

說到底，就是工作的錯。

但我不是先天人生勝利組，不是什麼富貴之子、首富之女、達官貴人名門之後。這類人就算不工作，一輩子也窮得只剩下錢。而我只能勉強放在後天自行調養組，不工作就養不活自己。

所以更說到底，就是錢的錯。

拿出剛才震動了一下的手機，看見男友哲諺傳來的簡訊。

「妳有沒有看到那件藍灰色的襯衫，還有那條上次在香港買的領帶？我怎麼都找不到？還有，妳幫我買伴手禮了嗎？晚上要跟中華區執行長吃飯，妳記得早點回家準備一

下。」

這找東西的情節每天都會發生。我嘆了口氣，真不知道我是交了個男友還是帶了個小孩，也不知道男友是需要一個女友，還是需要一個祕書。難怪一堆大老闆的祕書都變成了自己的小三，畢竟工作內容是真的十分雷同。

「藍灰色襯衫在衣櫃左邊，上次拿去洗了之後你還沒有穿過，應該是被透明塑膠套包裹。香港買的那條領帶在第四層，我放在前面，應該拉開抽屜就會看到。伴手禮今天會宅配到你公司，還有，上星期跟你說過了，今天晚上的聚會我只能盡量趕到，不確定是不是能早走。」我回。

我常開玩笑地說如果有一天我們分手了，沒有我每天在他旁邊大吼「陳、哲、諺，你東西爲什麼都亂丟」，「陳、哲、諺，你煮完泡麵爲什麼不洗鍋子」，哲諺可能會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忘了。

一分鐘後，哲諺再傳來訊息，「OK，我都找到了，沒有妳我該怎麼辦？另外，沒有『盡量』這種事，一定要到，七點半準時到 W Hotel。」

看到這些文字，我頭皮開始發麻，要我今天早點離開公司，不如叫我在剛剛那個小男孩面前露出一個溫柔的微笑還比較簡單。可是，晚上如果沒出席，哲諺一定會大發

颯。上次因為臨時加班，沒能陪他參加好友的婚禮，他氣到整整三天完全不理我。他這麼重視這次聚會，我再缺席的話，冷戰一個月也是有可能的。

捷運列車行進中，我看著窗外一幕幕的景色跑過，突然忍不住羨慕起這樣不顧一切一直往前行的列車，不像我，總在某個點裡面進退兩難。

把手機丟進包包，偏頭痛又開始發作。

無力地下了捷運，走進「二」，打算買好一整天的食物。早上有例會，下午有業務會議，晚上才是真正可以解決工作的時間，這叫我晚上怎麼早點離開？想到這個，頭又忍不住抽痛了兩下。伸手打開冰箱，還好竄出來的冷空氣撲向我的臉，讓我清醒了一點。

隨手挑了一堆微波食品，再買杯咖啡。因有第二杯半價的活動，於是又點了杯紅茶拿鐵給八珍，免得她一天到晚說我摳。順便繳了這個月的水電費，再用ibon幫哲謬換行照，十分鐘全搞定，有時候真的很想抱著「二」說：「沒有你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我想，那也就只能去全家了。

店員滿臉笑容地拿著我的悠遊卡和收據遞到我面前，我接了下來，向他說聲謝謝，也在心裡謝謝他讓我一早就看到這樣溫暖的笑臉。

到了公司，在八點二十九分打了上班卡。

八珍常常羨慕我總是可以這麼剛好在八點二十九分打卡，而她的打卡時間永遠落在八點三十一分。我只能拍拍她的肩，安慰她，「等妳做到第八年就知道訣竅了。」

就像現在，她又拿著剛好打在三十一分的卡，愁雲慘霧地看著我。我也只能很貼心地幫她把卡放回卡座，拍拍她的肩膀，以過來人的經驗語重心長地對她說：「妳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。」

她跟在我身後，腳步踩得很用力，連拉椅子也像和椅子有仇似的。看著她氣呼呼地坐到旁邊的位置上，我忍不住搖了搖頭，把剛買的紅茶拿鐵放到她桌上，對她說：「不想被扣錢，就早起兩分鐘啊！」

「喂，妳都不知道，對於要存錢去隆乳的人來說，一千五百塊有多重要！」八珍以為全辦公室只有我和她，邊說還用手指著自己的胸部。我差點忘了，在她身上是看不到「不好意思」這四個字的。

公司的規則是一天遲到一分鐘就扣一百塊，若遲到二十分鐘以上就扣全勤。今天才十九號，八珍已經被扣一千五百元了。

她現在最在乎的事，就是她那對小胸部。

我並不想參與她這個話題，走回自己的位置，按下主機開關，準備把昨天打好的報告列印出來。

她座椅一滑，滑到我旁邊來，什麼也沒有說，手就直接覆上我的胸部。我懶得理她，繼續做我的工作，敲我的鍵盤。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八珍探索胸部的渴望，自從她男友說「女生的胸部還是大一點比較好」之後，她每天都會問我，「妳覺得我要隆到多大？三十四E？還是F？」

但我從來沒有回應她，我總是覺得，如果八珍因為男友的喜好而決定去隆乳，這對她本身太不公平。假如是八珍自己因為胸部太小缺乏自信，所以考慮去做手術，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但要把原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放在身體裡，對我來說是一種強求，不然我也想去墊個鼻子、開個眼頭，再加個下巴，女人對於自己的外表本來就是永遠不滿足的。

「妳都不用開會嗎？」我說。

就算是人事部，也有人事部的工作需要報告不是嗎？

她完全沒有理我，另一隻手摸著她自己的胸部說：「一樣是女人，妳不覺得上帝太不公平了嗎？」

上帝對於世人的不公平，豈止胸部這件事而已？

我拍掉她放在我胸口時間過長的手，「妳男友是愛妳，還是愛妳的胸部？」

「他愛我，也愛大胸部，如果我能夠有大胸部，不覺得就很完美了嗎？」她理直氣壯地對我說。

我忍不住苦笑兩聲，至今，談了幾次戀愛，就是沒有談過什麼完美的戀愛，完美這件事是不能用來期待愛情的。可惜怎麼說八珍都聽不進去，她相信只要堅持和努力，就會有奇蹟出現。

好一個八珍。

我想，這也是我們能變得這麼親近的原因。全公司百分之八十人的害怕我的臭臉，百分之十九人的不喜歡我的臭臉，可是，只有她不怕我的臭臉。

「慈！我拜託妳別笑，妳真的很不合笑，臉看起來超怪的。而且妳今天妝怎麼那麼濃？難怪樓下警衛跟我說妳今天心情不好，叫我別惹妳生氣。」八珍總是愛叫我名字的最後一個字，和我已經過世的媽媽一樣。

三年前，我和八珍第一次見面，她笑著對我說：「何佑慈，我可以叫妳『慈』嗎？」，我說不能叫我佑慈嗎？她說慈比較順口，於是被我硬壓在回憶最底層的媽媽，

讓我使盡全身力氣不去想念的媽媽，在八珍叫我「慈」的時候，排山倒海朝我而來。

「慈，媽買了件新衣服給妳喔！」「慈，媽晚上煮了妳最愛的咖哩飯，妳要吃兩碗才行喔！」「我們慈的頭髮最美了，又黑又亮的。」「慈，妳要好好照顧爸爸和弟弟……」

在這之前，我總是盡量讓自己忙碌到沒有時間想念媽媽。我不停地工作、不停地談戀愛、不停地和父親戰爭，對我來說，想念是一種負擔。生活的負擔已經壓得我喘不過氣，我沒有力氣再去負荷想念，媽媽的一切，在我心底被埋得很深很深。

而八珍喊我「慈」的時候，就這麼解放了我對媽媽的思念。

那個晚上，我關在廁所整整痛哭了兩個小時，直到哲諺拿鑰匙打開廁所的門，我才回到現實世界。有些時候，我們總是以為自己不想念，但那只是自己以為。我們總是覺得自己依然過得很好，但也只是自己以為。越是不想碰，它其實就越痛。

於是，八珍很特別地成為我在公司裡唯一的朋友。

「妳幹麼發呆？」八珍拿檔案夾敲了我的頭，敢對資深前輩這樣沒大沒小的人，全公司也就只有她了。

「因為我在想，是不是要請曼安把妳調到業務部來支援我。」這簡直是比扣薪水嚴

重一千倍的懲罰。

她嚇得尖叫了一聲，「拜託，我沒有妳那麼耐操，業務還要兼行銷，三不五時就出差兼巡櫃點。有時候趕貨，還要去生產部幫忙出貨。妳哪是業務主任，妳根本就是執行長啊！」

「那妳就少惹我生氣。」我說。

「妳怎麼不說是妳自己本來就愛生氣？」她再次挑戰我的好脾氣。

我冷淡地掃了她一眼，話還沒說出口，她馬上就坐回位置上。八珍最大的強項就是很會看眼色，接著她開始假裝處理事情。裝忙這件事，沒有人可以贏過蔡八珍，她裝忙的能力之強，竟然能讓一個月才來公司一次的董事長說出「八珍，辛苦了」這五個字。

連我這個爲公司做牛做馬快八年的人都沒聽過這樣的話，看看這孩子有多強。

我拿起列印好的報告，字都還沒看上一眼，手機鈴聲就響了。拿起手機看著來電顯示，是爸爸。我猶豫著要不要接，因爲這一接，我可能一整天的心情都會不好，還會影響到接下來的開會，但不接，爸爸還是會打到我接爲止。

就是會有一種狀況，你知道這樣做對自己不好，可是你不做，對自己也不好。看起來好像有權利選擇做或不做，但事實上是沒有的，你就只能接受，不是接受選擇，而是